



黄瓜

查鸿林

行走

眼下正是各种瓜大量上市的季节,大街上、超市里,西瓜、冬瓜、黄瓜、南瓜、丝瓜、香瓜、哈密瓜、地瓜、木瓜、佛手瓜等等,几十个品种齐上阵,看得眼花缭乱。前几日,在中环城大润发超市里,看到黄瓜只要1.28元一斤,简直惊呆了,那满身嫩刺、头顶鲜艳黄花的鲜嫩黄瓜,价格便宜得比白菜价还白菜价。

黄瓜是个宝,可当水果,可当蔬菜,可当药用。旧时价格相当高,而且都是大户人家和达官显贵才能享用,据说明初的一年冬天,朱元璋想吃黄瓜,全城搜寻,花了200两银子才买了两根黄瓜。当然,那时黄瓜的金贵,主要是不会栽培种植,成活率低,挂果少,因为它是外来品种。

据史料记载,黄瓜的老家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。黄瓜的野生祖先是苦黄瓜,果小、刺硬、味极苦。大约在3000年前,印度人将其驯化,开始种植,逐渐选育出清甜、少苦的品种。西汉时,黄瓜开始从印度东传中国。主要有两条线路传入,北线是主流线路,西汉张骞出使西域,沿丝绸之路带入中原,当时叫胡瓜。南线经缅甸→云南→华南,形成华南型黄瓜,特点是短粗、皮硬、刺少。

传入中国后,将“胡瓜”改名为“黄瓜”也有两大说法。

一说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忌“胡”字,一次在宴请大臣时,他故意指“胡瓜”问名,汉臣樊坦答:“紫案佳肴,银杯绿茶,金樽甘露,玉盘黄瓜”。大臣樊坦机智称“玉盘黄瓜”,石勒大喜,遂定名为黄瓜。二说隋炀帝也忌胡,称这瓜老熟后是黄色的,为什么叫胡瓜,于是下令改名黄瓜。不过黄瓜成熟后确实会变黄,我们如今看到的黄瓜是碧绿色,因为是嫩采,这也是许多人不明白的地方,明明黄瓜是碧绿色,为啥不叫绿瓜叫黄瓜的原因。我们吃的绿黄瓜是嫩瓜,真正老熟的黄瓜是黄皮、籽多、肉软,不好吃。

自古黄瓜深受人们喜爱,与其相关的传说故事也很多。北宋名相吕蒙正,少年时家里极穷,被父亲赶出家门,和母亲住破窑,常常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。一年夏天,他饿得头昏眼花、走路打晃,走到洛阳城外一座小桥上,眼前一黑,差点晕倒。正撑不住时,从桥上滚落一根完好的黄瓜(有说是别人掉落,有说是瓜车颠落)。他大喜过望,抓起黄瓜,当场啃了大半根,剩下的揣怀里当干粮,勉强撑住,活了下来,才有后来吕蒙正去京城赶考发迹的后续。后来,吕蒙正状元及第,官至宰相,位高权重、衣食无忧。他始终没忘当年若不是那根黄瓜,自己可能饿死在桥边。于是,他在当年掉瓜的地方,修了一座凉亭,取名“落瓜亭”(也叫馐瓜亭),一来纪念黄瓜救命之恩,二来提醒自己不忘贫贱、体恤穷人。

说起黄瓜,不得不说说现代一位重要的人物,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中国黄瓜王”侯锋(1928—2020),年轻时就立志要解决中国人吃菜难问题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黄瓜又少又贵。而且品种差、病害极多。1954年,侯锋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,立志要让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便宜、好吃的黄瓜。他天天泡在试验田,顶着烈日、风吹雨淋,一株一株观察、杂交、选育,攻克三大病害难关。从1969年到1981年,他先后育成津研1—7号,抗病、高产、早熟,亩产从2500公斤翻到5000公斤,全国推广,占全国黄瓜种植面积80%以上。紧接着,又陆续育成津杂、津春系列,共12~16个品种,覆盖全国30个省市。同时,他还建立育、繁、推一体化体系,让好种子能快速到农民手里。此后,全年都有黄瓜,价格也逐渐亲民,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。



缕缕幽香

王张应

春日里,从皖南板石岭归来,我的案头便有一缕断断续续飘飘忽忽的幽香。香气来自一只三寸高的透明玻璃瓶子,它是我书桌上新增的小小清供。瓶子里装满金灿灿的“黄米粒”,瓶口以土灰色牛皮纸缠麻索封扎。那些金色“黄米粒”是晒干的桂花,瓶身上贴纸标注:桂花干10克。初从文件袋里发现这只小瓶子,我只瞅了它一眼,没有端详深究。将树上桂花捋下来,晒干装进瓶子里储存食用,我很反感。

我居住的小区以桂花命名,桂树是小区绿化主角。每到中秋时节,小区里桂香袭人,睡梦里都是桂花香甜。小区环境优美,却也有与环境极不协调的人与事。盛开的桂花树下,有人踮脚起身仰面朝上。左手拽扯树枝,肘上挂一只布袋子,右手握树枝由远而近捋下密集的桂花粒。一捋一大把,装进布袋里接着捋。片刻,那棵桂树四周低处树枝上颗粒不留,那人肘上布袋子便鼓胀起来。

我曾搭讪桂花树下陌生的掠花人:这桂花捋下来有何用啊?他没扭头看我一眼,仿佛自言自语说,用处多呢,晒干泡茶泡酒、做面点做糖果,桂花都是很好的香料,做出来的饮品食品香得很呢。在板石岭看到瓶装桂花干,我便想起小区里路边桂树下有人踮脚、仰头、抬手捋桂花的情景,心生一股膈应。

板石岭山坡上有个古桂公园。园里有二三百株百年老桂树,最老的树龄有八百多年,可追溯到宋朝年间。在偏远的山村遇见一两株千年古木,或许并不稀奇,那是幸存者,躲过千百次天灾人祸,成为历史见证者,一部活的史书。在一个不大的自然村落里,保留成片的古树林,且是同一树种——桂树,这地方必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了。我们一行几人从省会合肥出发,过长江到南陵县家发镇,就为走上故事的板石岭看古桂树林。

古桂公园显然是个新地标。当地人对山上古桂特别重视,才会投入人力、财力修路铺设石板台阶,且为每一株古桂制作名片,人往树前一站就知道树的高寿,三百年、五百年还是八百年。在连绵

群山中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坡上,为一群古树设立一个主题公园,这是对山上古桂树的特别保护。板石岭号称“中国古桂第一村”,必定有它的道理。

走在板石岭古桂公园石阶上,我一直在默默追溯一个问题:这个“第一村”缘何落在板石岭?不经意间,于当地向导口中获得答案。原来,板石岭先民特别尊崇爱怜桂花树,像尊敬家中老人一样尊敬老桂树,像爱护子孙后代一样爱护新桂树。谁家添丁加口有喜庆之事就会想到桂树,桂树是“贵人”,给他们带来好运,他们便对“贵人”表达感激之情。去房前屋后甚至离家不远的山坡上,种下一棵或几棵桂树。这样一来,他们的“贵人”越来越多,村子里桂花树越来越多。

板石岭桂树多,村民却不会忽视一棵桂树,不会让一棵土生土长的桂花树断根离开故土。在古桂公园回来的下山石阶上,我听到这么一个小故事。十几年前,房地产市场火热,城市新建居民小区绿化多选桂花树,桂花树跟随房地产走俏,行情火爆。板石岭一户村民悄悄卖了自家院墙外一棵桂花树,事后多位村民上门劝说,让那户人家要回桂花树。那棵桂花树坐汽车进城旅游一趟,旋即回到了板石岭,安安稳稳立在他原生长地上。

在多“贵人”的板石岭,桂花俨然已成一桩颇具特色的产业。那天在板石岭山下路边文创产品集市上,我看到了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糖和桂花酥,多种与桂花相关的当地土特产品。想起我住的小区里有人捋桂花,我便问摊主,你们用的桂花是从地上扫起来的吗?摊主说,不是,地上扫起来的桂花怕是不干净。我又问,那是从树上捋下来的?摊主说,也不是,是桂花开时在树下地面铺上棉纱布,夜间桂花被凝结的露水带落到棉纱布上,都是干干净净的,晒干就可储存食用。

摊主如此一说,我心里的膈应随即消散。东道主放在文件袋里那一小瓶桂花干,才从板石岭来到了省城合肥。它坐在我的书桌一角,为我送来缕缕幽香,让我时常想起那个名叫板石岭的小山村。

母亲的猫

刘文华

老母亲生前养的两只猫还在,一麻(狸花)一黑,不大,看起来像猫崽,在老家的院子,或蹲或卧,或奔跑腾跳……每次打开手机里的远程监控,看到这两只猫,我的心头总会产生震颤,一种很复杂的震颤。老母亲仙去已三个多月了,大哥离开老家也已两个多月,老家的屋门、院门都上了锁,没有人喂食,那两只猫怎么没离去,靠什么生存呢?

准确地说,这两只猫是老母亲收养的。去年冬天的某个清晨,老母亲开屋门时,发现院门里边有两只猫儿,一麻一黑,与原来养的两只猫简直一模一样,眼睛都还没有睁开,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她连忙抱起两只猫儿,放到灶膛边取暖,然后将一碗头晚的剩饭煮成稀粥,一勺一勺地将它们喂饱。这天,从东家到西家,从上屋场到下屋场,老母一家一家地访问,哪家有母猫怀过儿,哪家丢了猫崽?家家都说没丢猫崽,也不知道哪家母猫怀过儿。老母想,这一定是哪家养的母猫产了崽后,不要了,有意丢给她喂养。她还断定,这人家是与她相熟悉的,知道她前段时间跑了两只猫,心里一直有些不舍。

老母亲早年是养过几只猫的。她居住在乡下老家,年年养鸡,给儿孙们攒土鸡蛋,秋收时常到田畈上捡稻子,囤粮食和饲料。养猫后,老鼠和黄鼠狼都不敢来了。前年十一假期,见老母说常发头昏,感到胸闷,我和大哥便要她到省城医院检查,也想借机让她来跟我们住几个月。看病归来,两只猫不见了。后来,老母亲在电话中跟我和大哥说,那

两只猫是被上屋场的一户姓吕的人家收留了。

这两只小猫自去年冬天来到老母亲身边后,就一直日夜陪伴着老母亲。它俩十分乖巧,每天都跟在老母亲的身边,或在她面前蜷卧,静静看着主人做事;或相互戏耍逗闹,与虫子玩,常常逗得老母亲开心一笑,“骂”它俩“淘气鬼”,像对待人一样与它俩说上几句话。每晚老母亲不关门关灯,它俩都不会回窝里去睡。老母亲爱卫生,在楼上一间杂物间为两只猫做了一个窝,窗户长留小半边不关,让它们自由进出,但不许它们进到吃饭和坐卧的屋子里。

今年正月初三晚上,我在房地上丢了两块米糖,招呼猫进去吃,老母亲见了,立即驱赶。我们坐在院子里拉家常时,这两只猫也出现在我们面前,或蹲坐静听,或跳跃追逐,嬉戏耍闹,讨我们欢心。但当我们靠近伸手想捉时,它俩总是惊慌地跑开。老母亲说,这两只猫,除了她,别人是不让靠近的,更会让别人触碰的。正因如此,我们离开老家时,未能将它俩带走或送人。

老母亲走了,老家的屋门院门都上了锁,按理说,那里再无牵挂,无须再看远程监控,但有这两只猫在,我还是不时地点开那监控,每次点看时,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,既希望看到这两只猫还在,又希望看不到它俩。看到那两只猫,我又为它俩担忧,没有人喂养,它俩如何生存呢?

后天就是老母亲离世的百日祭日了,傍晚下班时,我又情不自禁地点开老家的监控,看见那两只猫还在院子走动,守着老母亲生活的地方,仍然没有离去。

亲情